

我偏爱这人间荒芜

■吴芝青

透过阁楼窗户，眼前是几座不起眼的荒芜小山坡，零星点缀着几棵大树，风拂过微黄的枝叶，掀起丝丝无声的浪。

叶儿打着旋儿飘落，抬眼便又是无尽的苍穹。

也许那曾是个生机勃勃的春天，也许那曾是个布满蝉鸣的盛夏，我却是未见丝毫。寄天地于阁楼一隅，眼前的荒芜单调而永恒。而我却偏爱这一隅人间荒芜。

与阁楼的缘分，源于小学三年级时我对作业的厌倦。那日，爷爷见我垂头丧气、无精打采，便分享了他的秘密基地——单调破旧的阁楼。初上阁楼，踩着咯吱作响的地板，让人不免有些害怕。阁楼顶部是屋顶的形状，乍看有些狭隘。然而低头行过低矮处，一扇小小的窗子就在眼前了。窗口外面的风景荒芜一片，除了几个小山坡还算显眼外，似乎找不出特别的东西了。疲于作业的我依然在这里找到了乐趣，那便是眼前的几个书柜。暗红色的柜子上留着丝丝划痕，看起来有些年代了，但是特别干净。柜子里放着各种各样的书，只看得我眼花缭乱。翻遍书柜，搜寻自己喜欢的，一本，两本，三本……从启蒙漫画到语文配套读物，从童话到选文集，我坐在窗前，饶有兴趣地看起来。这一刻，似乎一切荒芜都不复存在。

于是，天地间只剩不愿再动的作业、翻完的书和我。

每次上阁楼前，我总是兴冲冲地跑向台阶，身后是爷爷的呼唤，“慢些，慢些。”置之不理的我跑到阁楼前的小神台，案上的烟飘飘悠悠。爷爷总会让我先拜上一拜，然后领着我登上阁楼。每每下楼前，爷爷总是亲切地喊着：“爷爷的连环画要不要呀，喜欢就都拿走……”于是我捧上几本，蹦蹦跳跳地下楼。

岁月流逝，渐渐地，我也不再去那里，阁楼也便自成一方天地了。我并不讨厌那里的气息，总觉

得那是一种难得的“历史”。所以偶尔也会上去再看看。透过那扇小小的窗子，荒芜的一角似乎映着整个世界，就连老家的大海也漫在窗子里了。涟漪波动，我便也就身处世界之外，或是抱着书神游天外，或是翻看着图画。爷爷也依旧热情地招呼我拿走自己喜欢的书，可是我似乎已经没有要拿的书啦。

现在的我已经几乎不见那情形了，不只是父亲劝我，爷爷年迈别再害他乱跑，也不只是我更愿意看小说，好像是我丢失了什么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好像总是在愧疚什么。“我长大了，确实不需要看那些幼稚的小人书了，拒绝爷爷送书也是情有可原的吧？”我总是这么想。

然而这种愧疚之情亦如一层淡淡的薄雾总是萦绕心间，于是继续投身于所钟爱的小说，以期消解这

一份情愫。

一直喜欢读到的一段话：“星河璀璨，阳光绚烂，世界也依旧在长久深情中缓缓朝前行走。于是时间奔流，得以见证漫长岁月里所有的永恒与不朽。”我爱这种永不凋零的浪漫以及文字给予我的温暖。我想小说吸引我的不仅是可能、热烈，更是文字带给我的这份温暖。有时我会默默记下一些，不仅是为了作文的一时引用，只是觉得，这能使我心间的这层薄雾淡化一些，让我有种莫名的轻松感。

我深以为，书予我内心以永不凋谢的爱，无论见过多少荒芜，我便信我永远会愿意追寻前行的光。于是乎，一次次读到深夜，一次次醉了自己。

“生如夏花之绚烂，死如秋叶之静美。”偶然间，郁闷之际，发现了这本《飞鸟集》，随意读一

读，却满是欣喜。诚然，我并不完全喜爱里面所有的表达，却是对那些绚烂如七月烟火般的词藻用情至深。品味摘录流动的文字间，我似乎看到小小的我匿于阁楼荒芜一角，开心地抱着有些坚硬外壳的小人书，耳边也似乎再次萦绕爷爷温暖的话语。我不觉笑了，那一刻，愤懑归于天际，文辞的怦然心动归我。

我终于明白了我莫名的愧疚源于何处。于是，我默默下单，下次回家，轮到我给爷爷带书了……

生活本就没有太多轰轰烈烈，阅读确实给予我不曾拥有的欣喜。所以，我从来不屑于去捏造，而是坦然相拥，感受文字尽情畅游于血液中的那份惬意与温暖。

而今，我长大了，身边也有了太多可以替代的事物。所幸，我仍有放下他物的勇气，去拿起书阅读。正如当年的我，执着于那片荒芜的世界……



解落三秋叶

俞荣群 摄

木上作渔网

■虞燕

木桌

■张啸成

我有一张近代制造但年代久远的木桌
不知多少个学子曾在其上写作
木桌上有漆黑的沟壑
我掉头发
木桌上漆黑的弯折太多
以至于我分不清哪些是头发
又哪些是沟壑
好在这现在这桌上堆满了我的写作
无人去看也无人看过
但我知道那是液态的我
我们流淌这张木桌
我们填平这些沟壑
于是那漆黑的充满沟壑的木桌
便变得白而光滑了
还时不时发出声吱嘎的催促

落叶赋（外一首）

■鹿南

周五，深夜十一点
我准时赴约，落叶已提前到达
迫不及待地
向我飞扑而来
道路入口处的禁行标志牌
也无法阻止我与深秋的拥抱
在这黑暗的腹中，幽深的山谷
我与一棵树遥遥相望
仿佛这些翻飞的落叶，同样
也从我的身体上
纷纷落下

秋夜闲谈

与青山面对面
坐下，山林铺满野花的寂静
高高的板栗树，如高积云
低矮的棉花地
堆成的高积云。风掠过
弯腰的稻谷。墙角蛛网内
老鼠深陷无语。夜露悄然生长
它的脚步通向
黎明后的沙河，那是明天
尚未完全孵化出的清单

去扳鱼，陆伯从不失手。扳鱼用罾网。“扳罾何为兮，木上作渔网”，扳罾用料和结构均简单，四根竹竿交叉捆在一起，张开，杆子另一头各绑方形网一角，整个儿似大漏勺，而后，加入第五根竹竿，以作支撑，再连上一根拉绳，一个扳罾即成。古人这样描述扳罾，“其形如仰伞盖，四维而举之”，颇为形象。

扳罾大小相差甚巨，小的一人即可操作，大的则要用扛杆、轱辘等简单机械来起罾。扳罾网一般为正方形，网目越接近中央越小，扳罾捕鱼，即将罾网中央坠上重物敷设水中，静待鱼儿游至网上方，及时提升网具，再用抄网捞取渔获物。起网时，最好确保四个网角同时出水，不然，网兜倾斜，白白给了鱼虾“越狱”的机会。

陆伯擅用小扳罾，他不喜集体作业，去海里扳鱼最多两人，自己拉网，另一人抄鱼，说人多会把鱼儿吓跑。相较其他的渔具，拉罾网捕鱼古老且算不得高效，但陆伯用得称手，每每赶至海边，将扳罾网的四根毛竹撑成“×”状，另一根粗一些的为撑杆，插在海滩上。网具慢慢下沉，“咕咕”作响，陆伯老说那声音好听，像当年大黄鱼的叫声。

网静卧海里，人静候岸边，网是暗藏杀机的陷阱，人是不露声色的猎手，就等鱼虾愣头磕脑地送上门来。陆伯沉浸于这种守株待兔式的作业方式，眼观四处，耳听八方，海面的一丝波纹，水下的丁点声响，均瞒不过他。鱼虾已进入罾网的埋伏圈，依然优哉游哉，真是燕雀处堂，浑然未觉祸之将至，这个时机正好，起网，让它们瞬间腾空，一锅端。

跟钓鱼相比，扳罾没有故作温情的引诱，没有吃或不吃饵的选择，唯有霸气和决绝，不可谓不痛快。这样的捕捞方式却又是对温和的，渔获物几乎不缺一片

鳞，不流一滴血，个个活蹦乱跳，光鲜亮丽，像是从海里到岸上来走亲戚的。

岛上有句话，“懒撒网，勤扳罾”。撒网比较随意，撒下便不管了，想起来了再收，反正鱼虾进去了不易逃出。扳罾不同，对它而言，鱼虾只是过路的，人家不知不觉途经你门口，机不可失，你得立马行动，慢一拍，鱼虾们便游过去了，依然投入无边浩瀚的大海，活得自由自在，与你不复相见。所以，扳鱼人耐心和毅力必不可少，一有风吹草动就得起罾，隔三岔五地起，时间上稍有差池，拉上来的就只是一网海水了。

常常，陆伯戴着草帽，卷起裤腿，深一脚浅一脚地踏过滩涂，脖子转动幅度大于180°，选定位置后，手握麻绳，动作尽量放轻放慢，将罾网没入海水中。陆伯的眼睛不大，但特别亮，这种亮跟他的年龄不符，还亮得强弱不同，像可调节的灯光，在拉网前一秒被调到顶点。随即，他两腿稍稍分开，站定，若桩子打进滩涂，身体略前倾，往手心吐了口唾沫，拉绳起罾，等网角全部出水，肩膀一抖，整个人猛地后仰，手背和臂上青筋暴起，双腿却稳如磐石，整套动作如行云流水，一气呵成。

起网时，力道的把控很重要，必须缓慢而平稳，不能让鱼嗅到一丝异常，待网出水面的瞬间，突然加速，带网口迅疾远离水面，杀鱼虾们一个措手不及。随着海水“哗哗”漏下，网起到半水，鱼虾们撞到网底，方察觉危险来临，它们纷纷使出十八般武艺，或向上跳跃，或在网里兜圈，然基本劫数难逃。当然也有例外，陆伯曾眼睁睁看着一条鲈鱼以优美的弧度弹出网外，还挑衅地在海面砸出一朵漂亮的浪花。

网拉上来，鱼虾们求生欲强烈，各种跳露雳舞、耍杂技，胡乱扑腾，手握抄网的人要镇定，手劲无需很大，动作得稳当，一把铲起，等鱼虾通通进了鱼篓，这一网才算完满落幕。抄鱼看似简单，也不是谁都能干的，眼疾手快是重

点，切忌左右失衡，冒冒失失，若是不小心将已经入网的鱼抄进了海里，那是抄鱼者的耻辱。

对扳鱼人而言，拉上一网不过漫漫长路踏出的其中一步，扳罾，靠的就是“扳”，扳上扳下，一起一落，落下的是等待，扳上的是希望。尤其在海水浑浊声音嘈杂的情况下，视觉与听觉被双双屏蔽，那便只能碰运气了，拉网更得勤快。如此周而复始，体力被不断消耗，手掌磨破、手臂酸痛是常事，而在陆伯看来，罾网单调的起落像音符跳跃，高高低低，富有节奏，且每一网里都盛满了神秘和期待，让人着迷。

作为资深扳鱼者，陆伯当然知道天气和潮水至关重要，有风、潮水大，渔获物倍增，但并不意味着无风无潮他就会闲着，陆婶曾半开玩笑，说陆伯和扳罾在一起的时间比跟她还长。陆伯爱在傍晚时分分发海边，夕阳如一块巨大的金色丝绸铺盖了海面，罾网拉起，“绸缎”被撕成碎片，化成无数金线和金属撒于半空，晃得陆伯睁不开眼。而到了晚上，网上来的还有碎银般的月光，这样的扳罾时光，即便收获无几，陆伯都觉得不虚此行。

在闷热的夏夜扳鱼，过程就没那么美好了。蚊子如微型战斗机横冲直撞，它们对穿背心短裤的陆伯发起猛烈进攻，等网时，陆伯尚能对付下，就算它们善于闪转腾挪，“啪啪啪”，当场毙命的也不少，一旦陆伯专注于拉网，狡猾的蚊子便瞅准机会下了狠手，陆伯腾不出手来反击，只能忍着痒痛，以肉身饲蚊。如此两三个小时下来，陆伯被叮得大大小小的满身包，陆婶笑话他，忙活一晚上，捕到的鱼还没身上的蚊子包多。而大暑天，鱼似乎也跟人一样瘦夏，个头又小，陆伯倒不是很在意，过瘾了就好嘛，小瘦鱼就给邻居家的鸭子改善伙食。

鸭子吃了鲜活小鱼，下的蛋都是红心蛋黄蛋，偶尔，邻人上门送鸭蛋，陆伯推辞不过，只好欣然接受。那一瞬，他的眼睛倏地调亮，如鱼鳞在阳光下闪过。

轻游三清山

■林亚斐

想去三清山已很久了，不仅仅想去访一座拥有1600多年历史的道教名山，更是慕它有着千姿百态的花岗岩峰林自然景观——被《中国国家地理》杂志评选为“中国最美的五大峰林”之一，也被中美地质学家一致认为“西太平洋边缘最美丽的一片花岗岩”。三清山地处浙、赣两省交界处的上饶市境内，好多回高速上路过很想拐个弯到此一游，今秋收到了年少时同门师姐妹共游的邀约，三人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成了。

我们只有大半天的时间，想要全程打卡三清山，即使走马观花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，何况还有崎岖、陡峭、狭长的石阶要攀登。此行既要尽兴而归，又要轻松惬意，且不误归程，规划好路线至关重要。一合计，拥有“巨蟒出山”“东方女神”等著名景点在内的南清园成为首选。路径选择从金沙索道上山然后走小圈返回金沙索道下山，避过要“四肢着地”上爬的又险又陡的299级石阶。

南清园平均海拔1570多米，景区内集中展示十四亿年来地质演化形成的花岗岩峰林地貌特征，是三清山自然景观的精华所在。搭上第一班缆车直达半山腰的景区栈道，绵延千米而平缓的盘山栈道亦是绝佳的观景平台。前一晚的雨让空气变得通透，天是蓝的，云是白的，一切都让我们的视线直视无碍。一路上奇松异石数不胜数，云海雾涛扑面而来。正当观之不足眼前美景时，旁边的旅行团导游已提高音量在讲解“巨蟒出山”了。

巨蟒蛰伏于海拔1200米处的群山间，是一座高约128米的天然石峰，形似昂首直立欲起的大蟒蛇，气势咄咄逼人。起初，清晨的群峰沟壑间雾气还未散尽，因云雾的流动，巨蟒仿佛从云层和巨石间挣脱而出，傲睨远方如王者归来。

与这处威武阳刚的巨蟒峰遥相呼应的是不远处端庄柔美的女神峰，面对着玉京峰。传说女神出身高贵，是王母娘娘的第23个女儿，司掌春天事宜，故也称“司春女神”。女神峰无论从哪个角度观赏，皆是靓女无疑。她五官清晰立体，秀发自然垂肩，薄衫衣褶和发丝轻

扬均生动可辨，似被山风吹拂。她神情安然地凝视着下方的人界，若有所思。这两处景观位于南清园景区的东北，均为三清山十大绝景之一。若不是知晓这些都是自然天成的景观，我会以为这是某位大师的杰作。

顺道打卡了企鹅献桃、玉女开怀、神龙戏松等妙趣横生的小品后，见返程时间尚富余，我们又兴致昂扬地多爬了几级台阶，上了太极玉虚台，遥望对面的玉虚峰。站在景区的最高处，体会了“山登绝顶我为峰”的豪迈。当时，高风渐紧，云聚云散，变幻无穷。远处的山峰云雾缭绕时如玉带缠腰，似仙似幻；云消翳散时如风过无痕，峥嵘崔巍，三清山“天下第一仙山”的美誉果然不是浪得虚名。

从299级台阶顺利下行后，踏上平缓的南海岸栈道，一路看到的风景开阔疏朗，又有好天气加持，令人心旷神怡。有多少长的依山栈道须用脚力丈量，就有多少长的千里江山图在眼前徐徐展开，移步换景，只此青绿。每一处峰回路转都能催生无穷想象，但见山连着山，峰依着峰，却又各自卓尔独立，各具风姿。三清山的各峰都是高挑挺拔的那种，尖锐处似宝剑刺破苍穹，联袂处如仙班万笏朝圣。

三清山之秀在自然天成，它不似黄山的磅礴大气，却用一簇簇山峦，描摹出她的蛾眉曼睩，用奇峰怪石撰写玄幻传说，它是人们眼里的“揽胜遍五岳，绝景在三清”，也是徐霞客遗憾错过又写下“其山高耸若负屨”的山外有山。

不知不觉，我们已回到了金沙索道口。回味这条线路，从浏阳台开始，经禹皇顶、巨蟒出山、东方女神、杜鹃谷、一线天至游仙谷，一路上饱览奇峰异石、苍松古木、雄浑山岳、壮阔云海，只觉“松筠不锁神仙境，携得烟霞满袖还”。想当年，徐霞客因染小恙又道阻且长，面对仙山却未能登临，错过就是一生。我们何其有幸，占尽天时地利人和。我们在千米的云端石栈上，一起登山、听涛、看云、吹风，一起追忆过往的岁月，相约到老。

篱笆雨

■童鸿杰

天灰蒙蒙的。远处的山尖上，雨雾堆积着。渐渐地，雨雾往山间来了，走过山腰，走过山脚，走到了我的身旁。

在淅淅沥沥的雨声中，穿着蓑衣的父亲也回来了，他的肩上扛着一大捆竹子。那些竹子，绿绿的，细细的，长长的，散发着一股清凉的味道。阿爸，这么多竹子干啥啊。菜园里，该扎篱笆喽。

先把一大捆竹子摊开，再一根根地抽出来，然后竖在地上，把多余的枝丫砍掉。父亲的动作真快，左一刀，右一刀，上一刀，下一刀，随着竹子的不停旋转，一根根竹枝都落在了地上，跟着落下的，还有一片片竹叶，它们也在空中旋转，像一只只绿色的蜻蜓，看花了我的眼睛。一根根绿油油的竹竿躺在我面前，我的心思有点野。之前在电视上看到一个人，他的手里拿着双节棍，面对着一群敌人，一会推一会挡，一会甩一会抡，嘴里还呼呼哈哈的，真是个大英雄。

阿爸，给我做个双节棍吧。双节棍是啥。就是两根棍子啊，中间接条链子。在我的比画下，父亲终于明白了。他从柴房拿了锯子，截了两段匀细的竹竿，又用钻子钻了几个小孔，最后用一根细细的麻绳把竹竿的两端接了起来。“是这个吧。”

“对啊对啊。”两根竹竿交到我手里的时候，我的心都要跳出来了。虽然它们的颜色和电视里的不一样，但是挥舞起来的时候，也会呼呼作响。我挥着舞着，叫着喊着，在院子里跑来跑去，如果你当时在场，一定能看

到我的眼睛发光，脸红得像桃花一样。

在呼呼作响的声音里，雨停了，太阳出来了，父亲叫我去扎篱笆。之前，父亲已经把那些竹子拦腰砍成了两截，砍的时候，刀口是斜斜的，“头上尖尖的，插进土里就方便啦！”

菜园的味道是熟悉的。那些莴笋、茄子、西红柿，还有数不尽的蒲公英、笑嘻嘻的指甲花。那些花花草草上面，小小的甲虫、大大的蝴蝶在玩耍。按照父亲的吩咐，我把一根根竹子插在地上，父亲用刀背一下一下往下砸，砸到合适的高度，父亲就用细细的麻绳在上面打个结。

长长的麻绳串联起竹子，父亲的篱笆成了一面绿色的墙。这一下，那些调皮的鸡呀鸭呀鹅呀，再也不能进来偷吃啦。噢，这几根竹子怎么头上还留着枝丫。这些啊，留给那些葫芦和丝瓜。它们还小着呢。它们呀，比你长得快多啦。嘿，不知道那些家伙，是不是听到了父亲的话，它们在篱笆旁摇头晃脑的，好像随时准备安家个家。

篱笆还没扎完，雨声又起来了。一开始，像是细沙在撒，沙子不多，也不均匀，渐渐地，越撒越细，越撒越密。撒到后来，那些雨线，细细的，长长的，把天和地都连起来了。父亲说，这雨啊，怎么像我的篱笆一样。

篱笆一样的雨，还在下。在淅淅沥沥的雨声里，我望向远处的群山，忽然感觉它们也像一排排绿色的篱笆。

篱笆的那一边，又是谁的故乡。